四書典故辨正

四書典故辨正自序

梁文心雕龍

聖哲彝訓曰經經也者理懿而辭雅羣言之祖爲詳觀四書（借謂學庸語孟）稱爲論語載於禮典（大學中庸）歸乎諸子（孟子）雖淺深不同總爲之書前代配經其來久矣而[illegible]詁茫昧莫詣正理篇條滋蔓繁雜失統乖道謬典不其疎乎至夫子繼聖（借謂朱子）依經立義敷讚聖旨昭明有融義必純美文理允備故能開學養正曉生民之耳目矣今才穎之士棄同即異各師成心徒銳偏解遂捃皺經史舞筆弄文務於膚屬三寸之舌譏訶實工然謬於研

求則改事失眞好生矯誕且或反常覽文雖巧謬乃若是其故何哉彼皆蔓延雜說支離構辭非經義所載固知愛奇之心致斯謬也余嚮在遂立留意斯文觀淵而索源左旋而尋右極睇參差常輒有得撮舉同異椎而論之獻可替否務在允當解釋結滯芟夷譎詭碎文瑣語十餘萬字譬九流之有小說無益經典亦鄙夫之見也識在斟管所見不博或率意而斷多失折衷斯又不精之愆博雅之人證驗古今發其僻謬總其歸塗則望庶不墜覆瓿之譏亦無讐焉甲辰夏四月周柄中書

四書典故辨正序

訓詁之學漢唐以來代不乏人人各一說曰故曰微曰箋曰傳曰通曰疏曰解曰注曰考曰章句曰正義皆釋經之目也自朱大儒紫陽氏出蒭繁穢僞衷於至是學者宗之第其意務闡明義理而于訓詁之名物器數瑣瑣得失處有未遑辨正俟後人參訂者漢儒魯丕難云說經者傳先師之言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盡其義近世四明萬氏論讀書大旨亦以爲非通諸

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注之失不能通經而非以經釋經則亦無由悟傳註之失韙哉斯言可與孟子博學詳說反求諸約之論脗合矣夫讀古人書非挾一二兔園冊子斤斤墨守篤信不疑少見多怪遂僩然自謂能學也而溺於詞章之士又復以漁獵爲富謾加考証雜而無統駁而不馴充其病與荒經蔑古游談無根者等是知學古有獲非謂不當辨抑妄辨而卒不歸於正耳吾友周子理袌氏枕葄圖史淹貫博雅所著有四書臆解四書人

物彙纂考字書韻書合考石經考雜考詩禮合考
毛鄭詩考讀書錄猶賢錄名字錄答問錄言性圖
說讀書書後施註蘇詩補正南鄭縣志溧志刊誤
補遺因編帙浩繁未付剞劂而所訂四子書典故
辨正尤便舉業門下士請先付梓而周子以爲學
之緒餘不甚當意刻旣竣辱寄示予予受而讀之
元元本本條分縷晰綜百家之成說而非侈博聞
出一已之手眼而非誇臆斷間有數條爲傳注獻
疑補綻皆折衷盡善詞氣和平非若西河毛氏之

恃其才辨妄肆排突然則自有此書有功先賢不少豈徒摭拾典故便初學佔畢之用云爾哉抑又聞之周子生而奇穎讀書目十數行下終身不忘而仍把卷無間偶過朋好家一揖外隨抽架上書俯首睇觀觀竟遽別去人或疑其落落難近而不知其胸中浩乎有以自得并一切世味俗緣之所能牽奪也嗚呼斯眞篤學之君子已　國初時邑故處士岩尹芮先生潛居講學所著有匏瓜錄若干卷剸經緝史品重儒林今周子又起而繼之名

山大叢書先相望桑梓與有光焉假令出其所學校書石渠天祿間譔述之富行將衣被海內豈僅一鄉一邑之傳而已哉

同里黃國氏彭光斗謹序

四書典故辨正目錄

男林似耘
　良雉耦編次

四書典故辨正例言

一四書訓解以朱子集註爲宗。集註詳於義理。而畧於典故。朱子嘗言讀書玩理外。考證又是一種工夫。向來偶自好之。固是一病。然亦不可謂無益。是朱子初未嘗以考證爲可廢也。後人抄撮講章說。數雷同勦襲。陳陳相因。輒自附於先儒根本之學。鄙意殊不謂然。

一典故之書。撰著寥寥。閻潛邱釋地一編。於地理多所證明。而他未遍及。至備考翼考類編典林等書。但攟

據經傳。以供舉業資糧。是編則訂正義疏之是非同
異。用以洮汰積疑。於考古家不無裨益。

一四書中人物。薛方山用紀傳體。綜敘本末。纚纚頗詳。
近又有典林類典等書。捃摭畧備。然皆兔園冊子所
有。並非僻書。茲但正其一二謬誤。至於事實。槩從闕
如。

一是編專爲疑義而設。其舊解相仍。及經先儒辨定者。
不復纂入。葢撰述之例。固自別於類林。

一朱子嘗言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並論。其不立

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諸家說比並以求其是便自有合辨處觀此言朱子何嘗禁人立論但意在矜伐性好非毀捕鳴蟬於前而不知黃雀之在其後此劉光伯之見譏於孔仲達者不可不以為戒

一漢史稱河間獻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師古注曰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此言乃讀書之要訣未有不得事實而有真是者朱子云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亦此意也是編進退羣說悉有據依非同臆決覽者當自知之

一蘇明允著明論言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此最是著述家藏拙之法是編旁搜博攬細大不遺非欲誇多鬬靡庶免因陋就寡

一曲學多辨昔人所譏然謬解流傳經義晦蝕豈容不加別白疑誤方來曾南豐有言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是編以辨正名書亦此意云

一采用舊說多錄原文其有繁蕪時為剪截要期歸於簡要無失本眞至所駁正尤不敢斷絕小文掇為巨謬以蹈陳元之所譏

一四書與六經相表裏漢人謂治一經必合諸經而訓詁之是編雖止及四書而疏通證明大義畧備以此為初學導夫前路未必無小補云

古人有言目短於自見智短於自知昔胡梅礀註通鑑云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自知也是編謬誤孔多若不自覺惟望覽者訓正之

一孟子疏繫邵武士人僞作非北宋孫宣公所爲但嫁名已久未便改易今仍稱孫疏不復論其眞僞云

一辨正各條間有本文及註中所無者如中庸廟主條則於本條標目下旁註一附字或本文雖有而於經義無關者如孟子中西子杞梁妻之類亦從附例

一是編引用姓氏或稱其字或稱其號有諡者或稱諡或一人而字號互見或但稱某氏未歸畫一其他雜引攷之若馬融王肅之類皆本原文初非義例

一族弟午生族姪懷珍爲余校刻是書問難質疑多所

起發因錄問答十餘條別爲一卷附後

燭齋周柄中理東氏識

四書典故辨正卷一

溧陽周柄中理東氏著

大學

大學在禮記中。鄭註孔疏、並未指爲誰作。漢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指爲子思之書。古本不分經傳。朱子始別異之。而以傳爲門人記曾子之意。則子思正曾子門人。與賈逵之言暗合。至以正經爲曾子所述。則朱子亦以無他左證。仍疑之而不敢質云。　任

鈞臺曰梁皇侃齊熊安生各傳禮業皇氏所傳大學即今註疏本也熊氏所傳此謂知本二句在其本亂節下而聽訟節即次其下康誥以下及淇澳二節皆在篇終以三綱起以三綱結與皇本絕異孔疏以皇本爲據愚按熊本與皇本安得有異孔穎達禮記敘云自晉宋逮周隋禮記義疏之見於世者惟皇熊二家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逾遠矣又欲釋經文惟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旣遵鄭氏乃時乖鄭義

此是木落不歸其根狐死不首其邱此皆二家之弊未爲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今據皇氏以爲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此但言兩家義疏之不同未嘗謂經文次序有異且豈有他篇所傳並無異同而專專於大學有獨異者如果有異大學疏何以不明著之自唐以前並未聞此書有二本自宋儒更定其文而後人轉相改易凡十數家明嘉靖時有作魏正始石經本者亦以三綱起以三綱結特中間次敘又不同任氏所見疑亦後人僞作而託之於熊者非眞熊氏所傳也　大學自

程朱各爲更定朱子又補格致傳而羣議至今未息蓋文清王魯齋皆謂傳未嘗闕特篇簡錯亂而考定者失其序遂歸知止至則近道矣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格物致知蔡虛齋又從而小變其文升物有本末一節於知止之上王姚江則俱非之而有古本之復謂大學只是誠意誠意之至便是至善竟抹却致知下手工夫而其學術遂與朱子背而馳矣今以朱子之說闢之彼且據古本爲辭卒無以奪而勝之也惟吾邑黃純齋名渶謂古本之說與朱子之說本

無毫髮之差蓋古本作於子思今本定於朱子兩賢之
道若合符節其不同者特在於章句離合之間而其理
初非有異乃著古本大學章句以大學之道至則近道
矣爲第一章統言綱領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至
先致其知爲第二章分言條目也致知在格物至此謂
知之至也爲第三章釋致知之義也所謂誠其意者至
故君子必誠其意爲第四章釋誠意之義也詩云瞻彼
淇澳至此以沒世不忘也爲第五章極言致知誠意之
效以結上二章之意也康誥曰至皆自明也爲第六章

釋明明德之義也湯之盤銘曰至是故君子無所不用
其極為第七章釋新民之義也詩云邦畿千里至止於
信為第八章釋止於至善之義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至此謂知本為第九章言明明德為新民之本以結上
三章之意也正心修身以下四章與今本同又為說以
發明之曰朱子言條目有八而今止存其七何也曰格
物是致知工夫不得另為一目也朱子云格物致知只
是一事其義明矣又曰致知在格物句朱子以屬上節
而今以屬下章何也曰此章說條目自明明德於天下

一路逆推到致知已說盡了此句是釋致知之義不得
攙入此處且上文必先語氣層層說下此句句法絕不
相類而下章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兩句語氣緊
相呼應則此句當屬下章而不當屬上節明矣又曰致
知在格物起句與下章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起句
同致知工夫在格物誠意工夫在毋自欺兩項都是喫
緊功夫故於章首卽釋明之此謂知之至也一結又與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等結語同其爲一章何疑乎又曰
致知誠意兩項是大學入門下手極緊要工夫故此書

於正心修身以下皆合釋之惟此二條獨專釋之而列於綱領條目之首示人以用力之要此則不改古本而其理與朱子合使叛朱者不得援古本以相訾謷余所服膺焉而弗疑者以其書未甚流傳故著其大畧於此

或問黃氏之說則信然矣何以昔人都未見及曰昔人亦有見及此者曾子固筠州學記云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於先致其知熙寧轉對疏云大學所以誠意正心修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爲始者致其知也但言致知而不及格物

豈非以格物是致知工夫不得另爲一目乎特後儒不察反以爲疏漏耳

康誥

康畿內國名孔氏書傳及馬融王肅之說並同世本宋忠註云封從畿內之康徙封衛卽殷墟畿內之康不知所在也閻潛邱曰括地志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陽翟今禹州正周畿內地愚按鄭康成作諡號解以史記云生康伯故也然予嘗父號恐未必然

書序以康誥爲成王之書胡五峯皇王大紀始以爲

武王朱子或問蔡氏書傳從之愚按竹書成王元年秋
武庚以殷畔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遷殷民於衛
四年封康叔於衛尙書大傳周公攝政之四年建衛侯
而封康叔史記衛世家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
武庚祿父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周公旦懼康
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漢書地理志邶封武庚鄘管叔衛
蔡叔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春秋傳亦云
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封康叔以殷
民七族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歷考諸書康叔之封衛

在成王時甚明書序非誤其稱朕弟寡兄者郝仲輿謂周公勤勞天下皆武王之事況封衛尤非臣子所得專故辭必稱武王徐仲山謂周公假武王之命以作辭猶武王合文王之年以紀歲皆不忍忘先王之義二說得之孔傳謂周公以成王命誥解寡兄爲寡有之兄鄭康成又以孟侯爲呼成王則仍有難通所以滋後儒之惑也

徐位山管城碩記云竹書武王十七年冬十二月王陟成王三年王師滅殷遷殷民於衛康誥惟三月哉生魄

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計武王以丙申年十二月陟至成王三年正月、相距二十七月、時成王冲幼在喪服亮陰之中、方二年及三月耳、不得遽作誥以命康叔、故周公取武王時誥康叔者申之、太史公謂周公申告康叔者是也、且康叔於武王時封於康、則曰康誥、猶召公封召則曰召誥、蔡仲封蔡則曰蔡仲之命、若成王三年遷殷民於衛、時康叔已改封於衛矣、不曰衛誥而曰康誥、豈非本武王之書而周公申之者哉、愚按此條種種謬誤、與所謂强作解事者。據竹書、成王四年封康叔於衛、

今移上一年即以遷殷民之年爲封康叔之年以合居
喪二十七月之數其引據固已失實矣即就其說論之
三年之喪鄭康成主二十七月王肅主二十五月至唐
王元感始主三十六月當時爲張柬之所難其論遂廢
此固不足爲據者今成王之喪已二年及三月如王說
則已過矣如鄭說亦可除矣乃猶在亮陰之中守不言
之禮未可作誥以命康叔豈喪必三十六月而畢如王
元感之說乎康叔改封于衛不曰衛誥而稱其舊封此
正與蔡仲之命同例盖蔡叔封於蔡其子稱蔡仲故以

蔡仲之命名篇蔡仲者稱其人非稱其所封之國也即不封蔡而封他國未嘗不可稱蔡仲之命也微子封宋不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豈亦取舊命而申之者乎至召誥一篇乃召公誥王非王誥召公固不可以例康誥然由其說推之召公封于燕又當稱燕誥而不當稱召誥矣史記言周公申告康叔申者誶復之義謂旣有康誥而又申之以酒誥梓材二篇也太史公自序云牧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申告之義史公已明明自解之矣取舊誥而申之之謂哉

盤銘

章句云、盤沐浴之盤。此用鄭註。毛西河謂是盥頮之盤。通義已有此說。似較舊註爲長。葢人無日日沐浴者。內則子事父母。不過五日請浴、三日請沐、聘禮管人爲客、亦止五日具浴、三日具沐。惟盥手頮面每日如是耳。且大戴禮武王十七銘中有盥盤銘。盧辯註云、或以自新取戒。或以游溺爲鑑。游溺武王銘辭。自新即指湯銘言。其爲盥盤無疑矣。

邦畿　附論元鳥之詩

班固云商人屢遷前八後五按前之八遷自契至湯凡八遷也史記契封于商世本昭明居砥石左傳相土居商邱湯自商邱遷亳亳本帝嚳之都故書序曰從先王居八遷之可考者惟此路史謂昭明自砥石遷于商上甲微居鄴可考者六不足信也後之五遷有三說馬融鄭康成王肅並謂湯始居商邱其後遷亳仲丁遷囂史記作隞河亶甲居相祖乙遷耿史記作邢是爲五邦孔安國不數商邱而數盤庚遷亳爲五竹書紀年祖乙自耿遷于庇南庚遷奄則囂相耿庇奄爲五邦路史主此說孔穎達

謂竹書不可依憑按祖乙再遷雖不見于經然書序言祖乙圮于耿作祖乙圮而遷焉宜也鄭康成謂祖乙修德以禦之不復徙此臆說耳祖乙篇亡無可考安知非因圮而言遷國之事乎五遷之數如馬鄭兼數湯之商邜則商邜特沿上代之舊不得謂之遷如孔氏兼數盤庚遷殷則盤庚上篇明言先王有五邦此未遷時作豈容逆數殷爲五五遷在成湯之後盤庚之前當以竹書爲據盤庚遷殷有二說竹書自奄遷於北蒙曰殷東晳謂洹水南有殷墟今安陽西則殷在河北書序盤庚治

亳殷孔傳殷亳之别名史記殷本紀盤庚自河北渡河南居西亳鄭康成謂西亳卽偃師史記正義亦謂偃師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從居之則亳殷實湯之舊都在河南當以尚書爲據束晳謂安陽西有殷此河亶甲所居通典相州治安陽縣殷王河亶甲居相卽其地路史亶甲冢在安陽城外西北隅洹水南岸是也自此以後武乙自殷遷河北見殷本紀而竹書謂武乙又自河北遷沫文丁仍自沬歸殷邑路史謂武丁遷沬自沬徂亳庚丁遷北殷武乙遷朝歌其說不同有商一代建都始

末大畧如此○

元鳥序云祀高宗也○集傳不從序說但以爲祭祀宗廟之樂○愚按詩稱武丁孫子○則旣在高宗之後矣又稱武王其爲高宗無疑也○集傳以武王爲湯號○謂其後世亦以自稱○今考成湯別號武王○並無他書可據長發因載旆而稱武王○猶下武因配命而稱成王之孚耳○若卽據之以爲湯號○則周武亦可云別號成王乎○況一代王者始祖之號○後世皆得襲之以自稱○恐無此理○如其然也武丁亦湯之後世○武丁孫子可以自稱○獨不可稱武丁

乎至於後嗣祀其先王自稱其武無所不勝足以服諸侯奉黍稷甚非繼志述事善則歸親之道也考高宗值商運中衰諸侯背畔在位五十九年中伐鬼方撻荊楚滅大彭征豕韋惟其武無不勝用能內固邦畿外域四海成中興之盛烈焉是故宅殷土則溯自元鳥之生商有九有則肇自武湯之正域於以見其祀祖配天不失舊物足為有殷不祧之宗夫豈泛然追叙商人之所自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而已哉

衛斅

毛傳緡蠻小鳥貌文選注引薛君章句云緡蠻文貌皆不訓爲鳥聲據毛傳以微小之鳥比微小之臣故以爲小鳥貌然黃鳥即倉庚亦謂之鸝黃其色黧黑而黃因以名之詩家有金衣之稱則以爲文貌者尤得田間詩學云緡蠻者鳥聲之微細相聯不絕如緜而鳥語不可與人所託言蠻也愚按禹貢三百里蠻鄭註蠻之言緡也正義云緡是繩蠻者以繩束物之名周禮大司馬疏蠻者縻也禮記王制疏蠻者慢也蠻之義並不涉語言而以況鳥聲此杜撰之說古箕山歌云甘瓜施兮葉緡

蠻樹葉亦稱緡蠻則非鳥聲可知矣

淇澳

澳詩作奥（澳隩奥古字通）陸元恪詩疏以淇澳爲二水猶漢志註云博物記有奥水流入于淇水經注亦云肥水謂之澳即詩所謂泉源之水也愚按淇澳之澳與禹貢渭汭之汭正同汭亦水名而渭汭之汭終當從孔傳水北曰汭之說澳亦水名而淇澳之澳終當從爾雅厓內爲澳之說盖澳者水曲幽隱之地猶室之有奥故以奥稱必以爲水名則緑竹無生處矣

綠竹

綠竹毛傳以為二草爾雅菉王芻竹萹蓄是也陸璣云菉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續漢書輿地志註云淇水有菉竹草則又合菉與竹為一物愚按傳稱淇衛箘簵又曰淇衛之箭則淇之產竹從古而然自合從朱子集傳之說然說文引詩作菉竹韓詩作菉薄菉既非色而薄又非竹不可合為綠色之竹箭即據爾雅析而解之未為不是酈善長水經注云今淇川無竹惟王芻萹草不異毛與然則淇澳自產竹箭亦兼有菉竹二草惟詩疏

以爲一物。則于書傳無根據耳。閻潛邱云、晉戴凱之言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見班彪志。毛詩所詠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是北土。寒冰至冬地凍。竹根類淺。故不能植。惟䈽竹根深能晚生。故曰根深耐寒。茂彼淇苑。然則詩所謂綠竹。乃䈽竹。非常竹也。愚按竹譜云、篃亦箘徒。槩節而短。江漢之間。謂之竹䈽。根深耐寒。茂彼淇苑。是綠竹乃篃竹。䈽其別名耳。篃中作矢。故曰箘徒。其筍冬生。故曰耐寒。篃亦作䉋。山海經。英山多箭䉋。郭璞注、䉋竹根深。筍冬生地中。是也。閻氏直以爲䈽竹。似未考

竹譜全文。

楚書

鄭註、楚書楚昭王時書也。言以善人爲寶。時謂觀射父昭奚恤也。文轍方氏曰、古註此節。並未鑿指爲白珩之對。後纂大全者。誤讀朱子楚語二字爲國語之楚語。遂專以此對實之。不知章句所云楚語。猶楚人之語耳。國語中楚語。是左邱明所述。豈得云楚書。今若改周語魯語爲周書魯書可乎。況章句明云不寶金玉與王孫圉本詞庇蔭嘉穀等語互異。安得并爲一辭牢不可破也。

當從註疏舊說爲是愚按凡經傳引言皆直舉原文間有稍爲檃括如左傳引太誓曰商兆民離周十人同亦仍不離乎原文也今楚語王孫圉之對並無此二語自不可以之當楚書襄三十年傳子產曰鄭書有之鄭書非鄭語則楚書非楚語矣然古註以爲楚昭王時書而並舉觀射父昭奚恤爲善人則謬誤尤甚昭奚恤事見劉向新序據國策昭奚恤乃楚宣王時人在昭王後百有餘年其所稱登壇而南面者有令尹子西太宗子敖葉公子高司馬子反據左傳子反卒於楚共王時在子

西子高前數十年外誤若此何足爲據至其所載他事如楚共王逐申侯晉文公遇欒武子葉公諸梁問樂王鮒其人皆不同時蓋紀錄之誤不可信者多矣故此節以不實指爲是若如註疏兩事並舉則又無寧專指白珩之對耳

舅犯

柳子厚非國語狐突篇以親則外王父也何義門讀書記云左傳大戎狐姬生重耳文公謂狐偃爲舅氏特以母之同姓故耳若狐姬固非突之女也柳子乃以突爲

申生之外王父何所本耶愚按晉語文公在翟十二年

篇鄭叔詹曰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公使太子伐

東山篇狐突御戎韋昭注狐突狐偃之父大戎伯行也

杜預內傳註亦云狐突伯行重耳外祖父也則狐姬實

係突之女偃其同產兄弟確有明徵已突旣爲重耳外

王父則亦可稱申生之外王父棫說本此義門偶未考

耳

秦誓

秦誓書序謂敗殽還歸而作史記則繫之封殽尸爲發

衮哭之之役潛邱閻氏曰誓當作於秦伯郊次鄉師而
哭之之日不作於封殽尸將霸西戎之時益霸西戎則
其志業遂矣豈復作悔痛之辭哉愚按閻說非是此當
以史記爲正蓋殽之役匹馬隻輪無返者穆公封掩殽
尸親見暴骸露骨之慘能無悔痛人固有當得意之時
而悲悼忽生者杜子美詩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襟是
也豈以志業既遂即不復作悔痛之辭哉惟誓作於封
殽尸之後自此見伐不報能踐自誓之言故公羊文十
二年傳云何賢乎秦繆公以爲能變也荀子大略篇云

春秋賢穆公能變。邵子云。修夫聖者秦穆之謂。胡文定云。春秋大改過。嘉群怨。王者之事。此聖人所以録於書末。若敗殽作誓而復有彭衙以後諸役。自食其言。聖人奚取焉。王伯厚困學紀聞。并明逸尚書疑問。並從史記。斯得之矣。

四書典故辨正卷二

溧陽周柄中理衷氏著

中庸

中庸亦禮記篇名。舊傳爲子思作。陸德明釋文、謂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是也。孔叢子載子思年十七困於宋。曰文王囚于羑里演周易。尼父屈于陳蔡作春秋。乃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愚按十七非著書之時。孔子年六十有八自衛反魯方刪定六籍。曾子年七十。乃著書。孟子[illegible]亦在晚年。韓昌黎言著書易則

其傳不遠欲俟五六十然後爲之程伊川自言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後研究其義六十後反覆紬繹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也又言某於易傳却已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古人不輕著書如此子思雖大賢然十七正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之時豈遽汲汲於著述哉其言孔子阨於陳蔡作春秋亦謬春秋感獲麟而作史記世家甚明阨陳蔡時孔子未反魯何由而作春秋惟太史公自序有云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阨陳蔡作春秋而此遂襲之以爲子思之言豈可信乎且古

人著書未有多至數十篇者孔子述而不作其所自著不過易之十翼曾子書十八篇孟子書七篇程伊川語楊龜山勿好著書好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而子思之書乃有四十九篇較之莊列荀韓爲更繁非所謂多言者乎中庸本無四十九篇自戴聖刪禮記爲四十六篇中庸在焉漢志以禮記爲孔氏祖孫家語而作書者襲其說郎以禮記爲中庸其曰四十九篇者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乃馬融增入知此書是東漢以後人所爲也家語後序子思作中庸四十七篇家語出於王肅非

孔氏眞本。其序亦不足爲據。或疑四十九篇乃四十九章。此又不然。唐李翺復性書云。子思作中庸四十七篇。遭秦焚書。中庸之存者止一篇。則一篇非一章明矣。孔叢子本僞書。不可信。近有引其文作典故者。故特辨之。

漢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王魯齋欲分一章至二十章爲一篇。二十一章至三十三章爲一篇。以合漢志之數。明王子充亦主此說。見朱錫鬯經義考。按中庸二篇不過說經者分其卷帙。如趙岐註孟子析七篇爲上下耳。何所取義而必欲分之。宋明人之好爲多事如此。

五常註

揚子太元經云、木性仁。金性誼。火性禮。水性智。土性信。漢天文志同。而鄭康成此註云、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土神則智。水神則信。與元經漢志不同。朱儒謂其信智二字位置殊舛。愚按乾鑿度孔子云、八卦之序成立。則五氣變形。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五常。仁義禮信智是也。萬物始出於震。震東方之卦也。陽氣始生。受形之道也。故東方爲仁。成於離。離南方之卦也。陽得正於上。陰得正於下。尊卑之象。禮之序也。故

南方爲禮入於兌兌西方之卦也陰用事而萬物得其宜義之理也故西方爲義漸於坎坎北方之卦也陰氣形盛陽氣含閉信之類也故北方爲信四方之義皆統於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智之决也故中央爲智道興於仁立於禮理於義定於信成於智五者道德之分也鄭說本此禮運孔疏謂水土二行俱有信智亦引乾鑿度文若董子繁露五行相生篇以智屬火禮屬水此則恐有外誤

呂援

楊用修曰、咢擭以咢爲攫而掛之、以罥羂禽獸、今之扣網也、愚按此說非是、書費誓孔疏云、擭以捕虎豹、穿地爲深坑、又設機於上。防其躍而出也。周禮雍氏鄭註云、擭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孔疏、作鄂者。或以爲豎柞於中。向上鄂鄂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也。則擭之非咢明矣。升菴立說多杜撰。陳晦伯所以有正楊錄之作也。

衽金革

大全倪氏曰、衽衣衽也、金鐵也、革皮也、聯鐵爲鎧甲、被

之如衣袦然故曰袦愚按此說非是尚書正義云古之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故鎧鍪字從金周禮疏云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葢古甲以革為之故函人為攻皮之工春秋之時安得有鐵甲乎管子葛盧之山出金蚩尤制為劍鎧矛戟此葢後人所羼不足為據通雅曾辨之

鳶

鳶鴟類按爾雅有狂茅鴟郭註謂似鷹而白有怪鴟郭註謂即鴟鵂嚴華谷詩緝云鳶有二鳶飛戾天者鷹類

也亦卑名鳴也惡聲之鳥者怪鳴也分別最明

射

禮射有三一爲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爲賓射諸侯來朝而王與之射三爲燕射謂息燕而與羣臣射此鄭孔之說也姜上均獨謂射惟有大射燕射二禮而大射燕射皆王射訖賓繼之故行大射燕射之禮其中又分王射賓射之等舊不明此但見周禮諸官多言賓射遂以賓射與大射燕射分列爲三禮此大失也蓋凡射無不先燕但因祭而射者義起於祭而不起於燕故名大

射若不爲祭擇士則其與諸侯及羣臣燕而射者皆名燕而已初非與諸臣射名燕射而與諸侯射則名賓射之謂也愚按考工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鄭註天子將祭與諸侯羣臣射此大射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鄭註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此賓射也張獸侯則王以息燕鄭註與羣臣閒暇飲酒而射此燕射也賓射與燕射明是二禮燕射其禮殺賓射其禮隆故張五采之侯所以尚文德而其牛牲陳庸器皆以賓射言之明燕射不必然也舊說斷不可易

常棣

常棣之詩、春秋傳國語俱載富辰之言。一以為周文公之詩、一以為召穆公所作。毛傳云、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為作此詩而歌以親之。鄭衆唐固亦以為召穆公作。韋昭國語註曰、此詩周公所作、其後厲王無道、骨肉恩闕、召穆公復修常棣之歌以親之。斯為定論云。

宗廟饗之

史遷敘舜世次。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顓頊生窮

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橋牛橋牛生瞽瞍以至舜七世矣漢劉耽目巢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而無句芒且不言出自黃帝此其異者先儒註經多以史遷為據大禹謨受命於神宗孔疏神宗舜之始祖舜有七廟黃帝為始祖顓頊窮蟬為二祧敬康句芒橋牛瞽瞍為親廟舜與祖于六宗張髦以六宗為三昭三穆而馬融于益稷篇戛擊鳴球亦云舜釋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此宗廟饗之實據也後人因祭法祖顓頊而宗堯之文遂謂舜為堯

後而奉唐祀吳幼淸禮記纂言云舜親受天下于堯堯
猶父也故定爲百世不遷之宗見祭法註又云嚳受天下于
顓頊故禰顓頊堯受天下于嚳故禰嚳祖顓頊舜之時
堯廟新祔而堯之祖禰廟不改故有虞氏以顓頊爲太
祖而郊嚳宗堯祭顓頊嚳堯三廟也又云舜專奉堯之
宗廟不敢復祭已私親故封象于有庳俾象以諸侯之
禮祭瞽瞍並見喪服小記註　愚按孟子言孝子之至莫大乎尊
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夫生以天下養歿不以
天下饗而僅從諸侯之祀何以爲尊親祭法所云宗堯

謂祭五帝五神于明堂則以堯配食正義曰宗尊也以有德可尊非祀堯爲不遷之廟也若虞受唐禪而宗堯則夏受虞禪何以不宗舜而宗禹吳氏知其說之不可通也則又謂禹未及立制而崩啟嗣位定爲此制夫禹雖在位日淺然八年之閒亦非日不暇給而謂郊宗大禮尙未及定吾不信也家語孔子答子羔問言七廟之禮自虞至周所不變則禘郊祖宗之外舜自有七廟以奉其祖禰且書言祖考來格虞賓在位丹朱入廟而稱虞賓則爲舜之宗廟無疑當以漢唐諸儒之說爲據

舜年百有十歲註

章句、舜年百有十歲。孔氏書傳、舜壽百一十二歲。史記舜年六十一踐帝位。踐位三十九年崩年百歲。皇甫謐帝王世紀、舜年八十一即眞。八十三而薦禹。九十五而使禹攝政。攝政五年有苗民叛。南征崩于鳴條。年百歲。羅泌路史、舜年百十有一歲。或云一百六歲。亦云一百一十三歲。諸說不同。愚按尚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是舜年止百有十歲。而孔傳云一百十有二歲者。孟子言舜服堯三年喪畢。然後即位。自

堯崩至舜即位中隔二年故孔氏云百一十二歲也據竹書堯元年丙子在位一百年乙卯陟舜元年己未即位中隔三年故或又云百一十三歲也惟百歲及百有六歲之說與尚書不合蓋傳聞之異耳

王季

王季之事不見于詩書史記亦但言公季修古公遺道篤于行義諸侯順之而已考竹書紀年武乙二十四年周師伐程克之三十年伐義渠獲其君以歸三十四年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玉十瑴馬十匹三十五年伐

西落鬼戎文丁二年又伐戎四年伐余無之戎克之命
爲牧師後又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其載季歷事甚
詳書言王季其勤王家于此可見又載文丁十一年王
殺季歷沈約註王嘉季歷之功賜之圭瓚秬鬯九命爲
伯旣而執諸塞庫季歷困而死因謂文丁殺季歷此則
不可信昔周公作詩不諱混夷羑里之事故于太王曰
肆不殄厥慍于文王曰肆戎疾不殄若季歷死于塞庫
其禍大矣何以無一言及之觀皇矣之詩所以稱王季
者曰受祿無喪奄有四方則知其必無塞庫之事矣路

史、乃云季歷困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羑里之醜者、將未可也。至武王亦不忘玉門之辱。立十二年而克紂于牧野。以聖人順天應人之事、爲復仇報怨之私。何其言之無忌憚也。

壹戎衣

毛大可云、此壹字是殪字、尚書康誥曰殪戎殷、言滅大殷也、故鄭康成註、衣讀如殷、齊人言殷聲如衣、今姓有衣者殷之冑也、若戎殷則與泰誓稱戎商正同、愚按鄭註云、戎兵也。壹戎殷者。一用兵伐殷也。此以衣爲殷、耒

嘗以豈爲殘毛說非也且毛旣以戎殷爲大殷則是戎
大之戎又謂戎殷即戎商則是戎兵之戎一字而義岐
出解經豈可鶻突如此
武王末受命
大戴禮言文王十五歲而生武王是武王止少文王十
四歲而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則在文王歿時
武王即諸侯位已八十三矣皇甫謐帝王世紀謂武王
定位九年歲在乙酉後六年庚寅崩以武王九十三而
終計之則武王即天子位已八十八矣故曰末受命也

由此推之武王自即諸侯位及即天子位凡十一年而崩是以鄭康成金縢註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亦正合十一年之數而泰誓惟十有三年孔傳謂合文王受命九年數之者其說良是歐陽公力辨文王受命改元之說朱子云武成言惟九年大統未集若以文王在位五十年推之不知九年當從何處數起亦未見得史遷全不是歐陽公全是此論最允金仁山通鑑前編舉要文王六十二歲生武王武王三十五歲文王薨嗣立十三年而伐商十九年而崩年五十

五歲。成王年幾十歲。此說甚不足據。果如所言。則武王四十八歲而伐商。未及始衰。何以云末受命耶。

追王太王王季

鄭康成據緯書。謂文王稱王九年。孔穎達又據緯書。謂文王尊后稷以配天。追王太王王季。而于周公追王。則云改葬以王禮。經先儒辨駁。後人亦既知文王無稱王追王之事矣。而于武王則猶有疑之者。顧寧人云中庸言周公追王太王王季。大傳言武王牧之野。既事而退。遂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二說不同。今按武成言丁未祀

于周廟而其告庶邦冢君稱太王王季金縢之册祝曰若爾三王是武王之時已追王太王王季而中庸之言未爲得也緜之詩上稱古公亶父下稱文王是古公未上尊號之先文已稱王而大傳之言未爲得也愚按此條以大傳疑中庸又以緜詩疑大傳意葢謂追王在武王之時追王文王又在太王王季之前耳然其膠固不通莫此爲甚中庸言周公追王者以禮制定自周公也豈繫定武王時未追王至周公輔成王始追王哉緜之詩追叙居邠避狄之事故其辭質而稱古公若冠以王

號而曰未有家室曰來朝走馬則非扁辭之體矣而可以古公之稱爲未追王之據乎又引仁山金氏曰武王舉兵之日已稱王矣故類于上帝行天子之禮而稱有道曾孫周王發必非史臣追書之辭愚按成湯代桀亦用元牡以告于上天神后不特武王爲然至告天之辭上言周王發下言商王受則斷無是理左傳云未有代德而有二王漢文帝諭南粤王尉陀云兩帝並立仁者不爲曾武王而未明此義乎其爲史臣追書何疑也顧氏論實始翦商亦引張子一日之間天命未絕猶是君

臣之語若武王未克商而稱王君臣之義安在明於彼而暗於此何自相戾也又云史記伯夷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疑武王未克商已追尊文王按史記此文本述舊傳有大可疑者古人出師必以遷廟主行見曾子問而甘誓言用命賞于祖則夏商之制已然是以大傳設奠于牧室鄭康成亦以為行主則武王所載必非文王主矣古行主稱公稱見文王世子文王父廟曰禰故傳遂以為載文王此與父死不葬同一誣妄而史記述之其可信乎逸周書言一月甲子入殷乙丑復于軍二

月辛亥告于天宗上帝祀太王王季文王是追王在克商後一月與大傳之文相符合觀泰誓止稱穆考至武成乃稱王可證也然則此經何以止言追王太王王季而不及文王曰此則陸農師嘗論之不言追王文王者以上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之意文王與焉故也非文王先已追王也

父爲大夫入句

王制喪從死者祭從生者孔疏引盧植云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

若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于大夫則易牲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爲大夫而祔于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則祭以士祭以大夫乃吉祭非喪祭也此可補中庸義疏之闕

三年之喪

陳亦韓云中庸疏三年父母及適子并妻也天子爲后服期以三年包之者后卒必待三年然後娶所以達子

之志故通在三年中。是以昭十五年傳穆后崩。太子卒。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三年之喪若專主父母下不必更云父母矣。達者自下達乎上。然貴賤不盡一。期喪達大夫而大夫降。三年喪達天子而天子降。惟父母之三年則不降。故曰一也。註未及註悉。愚按此即呂與叔之說。語類所謂三年之喪。父母之喪。呂氏却作兩般說者。朱子以左傳之言爲不經。而姜上均儀禮註亦斥傳語爲瀆亂。愚考之禮期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除。故鄭氏謂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弔。而父在爲母則十

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其禫也父主之則夫之爲妻亦當十五月而禫與他期喪不同故左氏通謂之三年其說不爲謬妄三年之喪父母之喪即如孔疏作兩般說亦得但此說本朱子所不取而陳氏以爲未及詳悉又誣朱子爲杜撰爲師心自用並見所著經咫則亦妄矣